春秋集義

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七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程頤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辠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辠也三年不書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

謝湜曰左氏謂成昏于齊

胡安國曰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頒歷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頒歷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北面事讐魯莫之恥使

亂臣賊子肆其兇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歸罪于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

程頤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程氏雜說曰凡書盟者皆私相疑貳而妄為歃血要

言之事唯此年胥命於蒲則以誠相命爾古者王道之行諸侯各以法守何相命之有然論其世也則謂之近正不亦宜乎

楊時曰胥命盖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而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敵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盖五霸桓公為盛以葵丘之會實為命主不書命盖不與其擅命也

謝湜曰命王之事也二國胥命非正也雖然聖王不作久矣諸侯小大猜疑盟約並起公正之道衰而信義不復見矣方是時二國以書相命而不以歃血爲盟有貴信之心焉可謂近正矣春秋書其胥命善之也蒲之命必有主之者謂之胥命不與諸侯得專也

故穀梁曰其以相言之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胡安國曰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變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

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言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於郕

程頥曰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程頤曰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楊時曰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歷所窮也而春秋書以爲異者葢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嚴厥事則日月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葢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爲不足畏也

謝湜曰陰陽相刑猶水火相克故陰之氣勝則奄日

既者杜氏謂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

胡安國曰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荊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又曰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葢取諸離離為日至
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
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背君父則暗
而不明妾婦秉夫權則暗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
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
朱熹曰日有食之此則繫乎人事之感葢臣子背君
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
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

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頤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
謝湜曰翬弑逆之人也終隱之世書翬以其罪在所絶也桓之世書公子以其比而得國復以公子親之也翬卒不書絶之也姦臣以大惡行乎亂世而刑戮

不及其身者春秋以法誅之所以著其罪於天下也
桓公以私恩親翬於前而春秋以一王之法誅翬於
後桓公同為弑逆其惡著矣
胡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
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
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
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
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

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公會齊侯於讙

程頤曰齊侯出疆送女公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頤曰見於廟也

程氏學曰齊之送公之逆俱非禮也不言翬以至者公會之於讙也文姜穆姜齊姜夫人皆書於法當爾國之大事也

謝湜曰先王制禮有恩有義女適人而父母送之恩也父送不出門母送不出闕門義也然則公女之嫁於敵國也以卿大夫奉幣以致君命而已諸侯越疆送之非禮也公之昏於齊也其始也親會齊侯於鸁以成之其終也親會齊侯於讙以受之瀆昏莫大焉夫婦人倫之本也夫婦之道褻而不敬則亂生有國者不可不慎也故孔子曰大昏萬世之嗣也可不重乎

胡安國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之義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

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頤曰致夫人也弟義見隱七年

謝湜曰左氏謂致夫人

有年

程頤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謝湜曰桓之世書有年宣之世書大有年志異也志

幸也行之惡莫大於桓宣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異之大者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幸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縁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

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
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書
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
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夫子脩之則為變異是聖人
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
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脩之審矣有年大
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
奥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

程頥曰公出動衆皆當書於郎遠也

謝湜曰夏之冬狩之時也周以建子為正則狩宜以夏之季冬正月出狩非時也君道先德而後刑好生而惡殺歲首布德行惠之時也正月出狩是以刑殺為先也先王狩禮行於近郊非獨以禽獸為事也因以習武事因以除田害因以享祖考焉出狩於郎是以逸遊為事也與先王之狩異矣

胡安國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
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
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
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
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
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

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程頤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矣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謝湜曰刑賞國之大典也賞不遺善然後善者興刑

不遺惡然後惡者沮善者與惡者沮而上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王室聘禮所以省諸侯而致其恩也桓公
臣子之大逆者也臣民在所殛王法在所棄不可與
同天下者也平王以聘禮加桓公而省視焉是以恩
好寵逆臣而親之也天王者執刑賞以馭邦國者也
天討不行於大逆而反以恩好親焉刑賞於此亂矣
故春秋書天王來聘以示桓王親逆臣而瀆大典也
其來聘也貶宰渠伯糾而名之以示相桓王之失道

也宰輔相之官也輔相王室者貶而稱名則天王之失見矣名王臣以示聘之非宜則春秋之疾姦而討逆尊國本而振王綱其意顯矣渠氏伯糾名與宰喧書名同意

胡安國曰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宰以六典治邦國故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

桓公殁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冡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晅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晅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晅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

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無秋冬

程頤語録或問桓元年冬十月下無事四年七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尹焞語録或問桓公天道不成不記於元年而記於此何也曰因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記之尤有深意

朱熹曰不書秋冬史闕文也魯桓之弒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程頥曰下文闕

謝湜曰再日脱文

夏齊侯鄭伯如紀

程頥曰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

矣

謝湜曰春秋外朝內書朝著其朝以志其亂也內朝外書如貶其朝以正其亂也外諸侯相朝皆不書齊侯鄭伯如紀非朝也責其恃大虐小也州公如曹非朝也責其畏禍離國也夫惡萌於微者春秋在所發禍藏於隱者春秋在所慮紀小國非有大惡當治也非有危難當救也齊鄭大國非以鄰國之好朝紀也非以侵伐之難入紀也然則二公之如欲以謀紀而

已春秋書齊鄭如紀而二國窺伺紀侯之心由此見
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
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
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
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
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
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脩經存而不削者以

小國恃大國之安靖而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故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程頤曰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謝湜曰仍叔天子大夫也其子未命已代父行聘於魯書仍叔之子責世卿也尹氏武氏稱氏仍叔稱字者以世權未若尹武之重也王有鄭難故又遣使來聘

胡安國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不惟任之不以賢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兄父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

有自野耕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
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
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旣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
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
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
人退處於篳門身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
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
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

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

也

朱熹曰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

為王不稱天貶之熹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矣

葬陳桓公

謝湜曰國亂日月不詳

城祝丘

謝湜曰杜氏謂齊鄭將襲紀故城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程頥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程氏學曰周衰諸侯背叛莫有尊王而從命者唯此年王蔡衛陳人伐鄭而聖人書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

曰蔡衛陳皆稱人微者乎曰雖使卿行苟不命於天
子者若從王則亦不得以名舉尊而厭卑亦云宜矣
謝湜曰君行而臣從君臣之大義也人君總天下之
大以言則行以動則濟者以臣子致事君之義也周
衰諸侯不遵王命久矣桓王之伐鄭也三國乃能為
王出兵以討不庭勤王之道矣春秋書曰從王所以
明君臣之大義也以君臣大義書三國從王而大國
之不能從王其罪見矣三國出兵蓋卿行也鄭莊公

以手足之親出為王室讐敵諸侯所宜致伐也三國雖以卿出而侯伯無躬親夾輔之勳三國從王書人而諸侯事王不盡忠力其失見矣列國之卿非命卿也其從王不以名稱以示非王命也非王命者不以為卿所以尊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

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者又以

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

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程頤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

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以成王

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

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

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又曰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張載

禮樂說或問雩禜有益無益於水旱是何無益祭祀

之義同也古者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水旱

既其氣運使然祈禱之禮復何用耶祈禱者蓋示其

意民患若此不可視之若無事譬如人之有疾者其

為之祈禱皆是意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

矣

謝湜曰天子祭天有四冬至郊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明堂是也諸侯不得祭天祈穀行於社稷雩禮行於境内之山川而已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禮也夏百穀需雨之時故雩以孟夏秋大雩失天時也然則大雩書僭也秋大雩書怠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魯雩以秋而人君無恤農之誠由此見矣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

内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呂祖謙曰雩有二有常雩有旱雩釋例謂建巳之月

乃純陽用事之月懼有旱故先祭此歲時之雩也上

辛大雩季辛又雩此旱而雩也旱而所雩之神則周

禮所謂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歲時所雩之

神則月令所謂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

矣雩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方之旁雩五

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成樂凡他

雩用歌舞而已

螽

程頥曰蝗也旣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謝湜曰螽蝗類陰陽沴氣所生

冬州公如曹

程頥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

曹遂不復

謝湜曰諸侯以王命主社稷撫人民其有難也明忠

信嚴守備與民以死守之保國之義也州公以小國
間於大國度其國危而不能守也乃至不畏王命不
恤社稷人民私以一身避難適曹然則州公非以鄰
國之好朝曹也非以大國兵加其國奔曹也其行欲
以免禍而已春秋書曰如曹而州公不能保守一國
其惡見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
子三公稱公者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

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衞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

春秋集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八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六年春正月寔來

程頤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實不稱州州亡其國矣

程氏學曰五年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之寔者蓋州名也如曹之時未失國則以諸侯之尊而不名至春而來不復其國矣則是匹夫也故名之春秋之義正名而已名正而天下治矣謝湜曰寔州公名州公之畏禍及身也自州適曹自曹適魯遂無返國之心左氏謂不復其國是也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州公之如曹也待以諸侯而不名

者以其未失國也其適魯也待以匹夫而名之者以
其不復其國也春秋以義正名義絶於民者非其民
義絶於國者非其國民非其民國非其國則君道絶
矣州公之適魯是也故春秋以匹夫名之而已以其
不成朝故不書朝以其失國故不書國
胡安國曰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寔
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
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

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待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周道衰微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廹於大國之間而失大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

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實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於成

程頤曰謀齊難也

謝湜曰左氏謂紀來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程頤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謝湜曰合國之車徒而閱之大閱之禮也兵凶器戰危事無故習之則民有恐心率民從事兵革則民有鬬心故大閱行於冬狩之時民不以兵革為事而兵革之事習於田獵之間內足以安固國家而外足以待不虞之變與八月之閱異矣八月大閱譏其講武

於倉卒之間也書八月大閱而魯國兵不預習武不素治其失見矣書曰志其謹也知謹其日而不知謹其時所謂棄其大而恤其小也大閱國事故不書公狩書公則以志其盤遊故也

胡安國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蓋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

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獮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

蔡人殺陳佗

程頥曰佗殺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

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
賊者衆人之公也
謝湜曰陳桓公之卒也佗殺太子免自立内無君道
可以主國以至淫獵於蔡蔡人誘而殺之然則佗立
踰年不稱爵者以其為匹夫行以匹夫待之而已凡
逆賊無内外無貴賤人人皆得殺之然則蔡殺佗稱
人者以其身有大罪未治以逆賊待之而已春秋他
國禍亂不備書一事本末不備書書者皆以決危疑

正得失立一王大義以為天下法故蔡殺佗書佗殺太子免不書

胡安國曰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其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陀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

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
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
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旣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
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
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動於為惡故曰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朱熹曰春秋蔡人殺陳陀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
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又曰陳佗

文公之子桓公之弟公疾病殺其太子免而代之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墓門之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陀置良師傅以至此也

又曰初不曾見有陳陀蹤跡

九月丁夘子同生

程頤曰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程氏學曰傳曰立子以嫡者三代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生之禮故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由此道也周室衰微禮制大壞名分不明而民志不定是以惟私愛之徇下有長亂之階其禍非一日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僭亂也子同者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然則配嫡奪正之事何緣而生春秋之時魯有桓公之禍王室有子朝之難諸侯之國如此不可勝紀苟知聖人之志大法一定豈至是乎春秋大居正所以為萬世法可不戒哉

楊時語録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謝湜曰世子國之根本也繼世以嫡立嫡以長天下之大義也古者世子始生接以太牢負以士見之名之其禮皆與衆子不同所以尊之也尊世子所以明其分也世子之分明而君位定矣古者嫡庶異體長幼異等卧赤子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世子之位定於始生之時也子同桓之嫡長子也書子同生所以正其位也於子同始生書之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之亂嫡長之分不明東宮之位不正或寵庶以陵

嫡或私幼以先長其立之也或臨老或臨病或臨薨皆非安國家之道也是以魯有公子慶父之亂宋有公子馮之亂衛有公子州吁之亂周有王子朝之亂方是時嫡長子生而知以世子生之禮尊之者子同一人而已故春秋謹書其生所以窒亂源而固國本也

胡安國曰適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

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朱熹曰按二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公與夫人如齊齊侯通焉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以為齊侯之子者蓋傷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失子之道而譏之爾

冬紀侯來朝

程頤曰紀侯懼齊來朝以求防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

不能保其國宜矣
李侗語録謂紀侯來諮謀齊難志不在於朝桓故再
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若果如此
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説紀侯志不在於朝桓則
非滕子之類也列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紀
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之事傳皆有説胡氏
因公穀作紀字春秋似此之類者多如齊子糾二傳
只云納糾伊川乃以二傳為證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於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
命以求成於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
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
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
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人
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
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頤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虐之甚也

謝湜曰咸丘田獵之地也焚火田也禽獸有須焚田萊而取之者故禮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焚咸丘則舉咸丘皆焚之譏盡物也古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示愛也舉咸丘焚之則失先王田獵之道矣

胡安國曰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頤曰臣之弒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乎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

之來別立義也

程氏學曰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來朝而名之何也中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凡外附庸例稱名郳犁來介葛盧來是也穀鄧微弱之國自此蔑然不見於經蓋從是失爵入楚為附庸故於其來朝聖人即以夷狄附庸之例名之

謝湜曰春秋介葛盧來書名郳黎來來朝書名外之也穀伯鄧侯中國諸侯也以中國諸侯而臣屬於楚

故其來朝也書法特與郳黎來及介葛盧俱稱書名之於中國也絶之於中國責其背夏而之夷也背夏之夷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理亂矣故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左氏謂蔡侯鄭伯懼楚而會於鄧巳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為好然則穀鄧為楚附庸可知矣滕侯穀伯鄧侯臣屬於楚一也滕侯臣屬於楚其罪輕穀伯鄧侯臣屬於楚其罪重故一則降其爵以示在所貶一則名其人

以示在所絶

胡安國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絶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

冬闕焉何也立天地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

賊殺其親則正之於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
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末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
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
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常弑其
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
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末之恤猶有望也及穀
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
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

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

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程頤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程氏學曰春秋祭祀常事不書周正月夏十一月也烝冬祭合禮而書者爲五月夏復烝見瀆也禮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宗廟重事祭祀有時乃慢

褻瀆典禮於先君其罪著矣

謝湜曰周雖以建子為正然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其祭皆以孟月蓋天氣一變孝子感時念親祭禮由是興焉烝冬祭祭之盛者也烝為盛祭者秋則物始熟可嘗冬則品物可進者衆故也桓公正月烝五月又烝瀆祀也正月烝矣五月而烝非脩時祭也蓋有求於廟而行之

胡安國曰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

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仲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程頥曰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謝湜曰王於諸侯或憂其背叛或畏其侵凌或告難或結好故下聘侯國其數如此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渠伯糾名家父不名者春秋或立法於初以起例或變例於終以示義故也

胡安國曰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

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程頥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以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謝湜曰桓公以子害父以臣害君逆神大矣逆之而欲其祐之烝禮雖盛神其饗之乎再書烝惡之也是故宗廟之祭行其事有禮明其事有義禮行義明然後祖考安祖考安然後子孫受福

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

一貶者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

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謝湜曰將卑師少故直書伐邾

冬十月雨雪

謝湜曰陽氣上升而薰烝則為雨陰氣慘烈則氣凍而為雪十月非極陰之時陰已勝陽故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程頥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度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又語録曰此祭公受命而卻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後書逆后使若以來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

程氏學曰王臣無外交祭公者王使逆后於紀因至魯而朝焉故聖人所書不與其朝而直曰來且以逆王后為遂事也

謝湜曰祭公天子三公祭公來以朝禮來也王使祭公逆后於紀祭公因至魯朝焉不書來朝不與其朝也遂繼事之辭也祭公之出專以王命逆后也既而以外交之禮朝魯而後行則是祭公之心以朝魯為重以逆后為輕以身事為重以君命為輕其不敬大矣春秋首書祭公之來而繼書逆后為遂事罪其不敬也故事君之道不以私心害公心不以家事先國事逆后不稱女者 下闕文

胡安國曰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春秋集義卷八

春秋集義卷九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程頤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

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已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

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程氏學曰季姜王后王后天下之母也所過諸侯之國宜如何而周衰諸侯不臣過魯而無臣子之禮但書紀季姜歸於京師爾書此而魯罪自顯也

謝湜曰王后天下之母也后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國其來也出國而迎其去也出國而送禮也周室衰微諸侯事主后無臣子之心而送迎之禮皆廢矣於后之過魯禮容不若王后之尊也乃紀之季姜歸於

京師而已春秋逆稱王后歸稱紀姜而魯國失事王后之道其惡顯矣王后與天王敵體必擇大國賢淑以為配詩曰大邦有子是也今也以小邦季女歸於京師以紀之微耦京師之大其逆也慢而不恭其歸也卑而不尊非所以配天子也

胡安國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

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程頤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

程氏雜說曰元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交譏之也

謝湜曰曹桓公於疾病之中使世子出朝於魯者將以求援於大國也世子君之貳國之本也自古姦人

窺伺之釁募常起於國君危病之時曹伯知求援於外而不知慮患於内失之大也使世子出朝曹伯之失也從曹伯之命來朝世子之失也國無忠正大臣而君父失防微杜患之機世子失視膳守國之道春秋危之

胡安國曰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謂諸

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而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同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相朝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

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

謝湜曰桓之罪非特不敬王也敗人倫滅天理王道絶矣故桓不書王者十四年雖然王者奉天所為而違之人也王之道天之理也天理未嘗絶於人心則王道未嘗絶於天下故十年十八年復書王十年數之終也十八年桓之終年也二年書王所以存王法十年十八年書王所以明王道然則王道非絶也桓

自絶於王也故董子曰周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胡安國曰桓無王令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
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
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
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
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
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
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弒者陳侯鮑在五

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

謝湜曰曹伯以有疾使其子出朝故世子冬來朝曹

伯春正月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

程氏雜説曰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罪衛侯之不信

也且是冬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我

直彼曲見衛之罪矣

謝湜曰桃丘之會衛侯違約更與齊鄭故公往弗遇諸侯相交以信為主內外相親相恤相救相助而疆境無一日之患者皆本於信而已交不以信而禍患不起者未之有也以千乘之君結隣國之好會有期矣而變生於心諸侯反覆未有甚於此者也諸侯反覆則禍害隨之矣交際之道其可不慮哉故春秋書弗遇以著衛侯之失信也

胡安國曰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於桃丘至

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於郎直書曰來盟於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程頤曰來戰於郎三國為主

程氏學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春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不為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為文則彼曲我直義坦然左氏載其事

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反悖道縱欲而以與戎故

特曰來戰以甚三國之惡也

謝湜曰侯尊伯卑魯以周班後鄭禮也三國以鄭忽

私怨興兵衛侯背桃丘之期以與齊鄭彼曲我直可

知也郎之戰我非有過也我非犯彼也我非與彼校

也而三國以私怨來攻魯之交兵則有義矣春秋獨

書三國來戰以明魯之直也明魯之直以罪三國之

曲也國禍莫大於兵兵禍莫大於戰故春秋戰分主

客以正諸侯首禍之惡也鄭爲兵主其次在下者孔子復以周班正其失也三國用兵不義其罪已明故不書侵伐

胡安國曰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背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於越以定

其位齊侯則繼會於稷以濟其姦曽不能修方伯之

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

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

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於

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衞州吁主兵而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於惡曹

程氏學曰十年冬十一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於郎

十一年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於惡曹葢所盟者迺

齊侯衛侯鄭伯也書人者貶其爵也惡三國不道與兵復結怨固黨以為此盟前書來者此奪其爵與公會衛侯桃丘弗遇事義參見曲直尤明

謝湜曰三國十有二月來戰正月盟於惡曹然則盟者齊侯衛侯鄭伯也奪爵書人貶之也搆怨連禍兵之大戒其來也旣以不義戰人之境矣其還也又以不義固黨為盟有連禍之心焉故春秋黜之

胡安國曰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

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胡安國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

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程頤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程氏學曰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鄭莊公既葬而忽出奔迺名者絶也何則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致於出奔於詩其迹僃見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山有扶蘇則刺所美非美然籜兮則刺君弱臣强不唱而和狡童則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由忽不能自固進退之權在於祭仲故宋因而執之出忽而立突突曰歸者易辭也祭仲被執故突歸爲無難忽出爲已絶也

十五年復歸於鄭乃曰鄭世子忽何也曰於此尤足以見前之失國也世子者忽之舊也復歸而惟世子之號存則忽已亡其君位可知矣

楊時曰鄭人以忽為狂狡之童思大國之正已不以為君也故春秋書曰忽出奔於衛不書鄭伯不以為君與書鄭伯突出奔於蔡異矣

謝湜曰國有權臣則上下易分生殺廢置惟其所命故宋之改立鄭君也執鄭一祭仲而鄭國君位遷矣

春秋首書宋執祭仲而繼以突歸忽出以明鄭國進退之權皆出祭仲也突公子也不以國氏者責其非正也忽君也稱名不稱子以其絶於國人也鄭莊公之卒也忽以世子嗣位已五月矣政不足以結人心德不足以保君位羙狂狡以為忠良矜小㣲以失大援賢人棄外而國命擅於私門君道微弱而倡和行於叔伯由此命令皆出權臣而其勢與匹夫不異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也突有臣民歸從而忽無左右

之助矣由此突反歸國而忽反出奔於衛也然則突非正也非正而於入稱歸以咎忽之失人心也忽正也正而於出稱名以咎忽之失君位也其於突也去國以明非正稱歸以明得國其於忽也稱國以明正去爵以示絶而突之進不由正忽之喪失君道其惡顯矣歸内辭入外辭於歸而稱入於入而稱歸皆春秋變文以示義也祭仲單伯女叔皆命大夫故稱字公羊以為賢祭仲不稱名誤矣逐君而謂之知權非

訓也

胡安國曰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黜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

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辭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則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

矣
又曰突不稱公子絶之也小白入於齊則曰齊小白
突歸於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
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
突不當立何以書歸於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
辭也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辭
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内則權臣許之立外
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

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辭也

又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孜於詩有

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

籜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

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

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

忽之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

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茍無大援則

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
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
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壊諸侯之館垣郤逆女之
公子於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
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挾忽出奔咸其自取焉耳春
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朱熹曰蘇轍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説亦是既書鄭
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

謝湜曰柔不氏未賜族

公會宋公於夫鐘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於闞

謝湜曰夫鐘郕地闞魯地

胡安國曰臣與宋公盟於折君與宋公會於夫鐘於闞於虛於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是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

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

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

池

謝湜曰左氏謂平杞莒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謝湜曰左氏謂欲平宋鄭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謝湜曰陳侯陳厲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公會宋公於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謝湜曰左氏謂宋未成故又會於虛會於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

謝湜曰左氏謂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程氏學曰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

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則聖人所以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於郎及齊師戰於乾時之類是也

謝湜曰六與宋為盟欲以平鄭於宋也以宋公辭平由是會鄭伯盟武父與鄭師伐宋戰焉宋公辭平宋則有過矣二國忿宋入戰於宋是又師之暴者也宋之不服也諭以義示以禮懷以德需其不變然後以

王命誅其為亂者焉宋人莫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而戰之禍弭矣豈若二國為宋之禍哉故春秋上書伐宋以罪宋之辭平下書戰於宋以正二國之不道也來戰於郎彼來戰於吾境也戰於宋我往戰於彼國也郎戰由彼宋戰由我魯宋有不校之心故宋郎皆以獨戰為文凡內戰公敗則書戰不書敗以敗為恥也戰不書公諱之也敵敗則書敗不書戰以敗之為恥也敗則書公不諱也伐宋者公也戰則知其為

敗矣故諱不書公

胡安國曰既書伐宋又書戰於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深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於宋來戰者罪在彼戰於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於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謝湜曰公會紀侯鄭伯則紀為兵主可知也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則紀為戰主可知也戰不書地戰於紀也齊有滅紀之志久矣故四國以師犯紀紀恃魯鄭為援故會二國及四國戰於紀齊大紀小為紀侯者以事大之智事齊可也竭事大之智而不得免以王命諭齊而屈焉可也諭以王命

而不得免謹城池餙守備與民守之可也今乃恃魯鄭一日之助出與四國交兵失事大之道矣非所以保國也故紀之戰春秋以紀侯為戰主而罪之也兵以義勝兵出無義則雖大不足以勝小齊侯以威勢廹脅小國而不戒小之可虞故四國師衆敗績於紀三國先會後戰需齊之來故也戰重事故書日用兵有克有敗列國大戰二十有三而春秋書敗不書克者蓋不書克所以抑戰功書敗所以為天下戒燕廹

夷始通中國故稱人齊五年如紀今又戰於紀然則齊恃大迫小其罪已明故不書侵伐左氏謂宋多責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四國戰誤矣以其事與經所書遠戾故也

胡安國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子攷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

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
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凌弱
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
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
効死以守上訴天子下告諸方伯連帥與鄰國之
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
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
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

紀人不度道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
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春秋
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安國曰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
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
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
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

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

謝湜曰鄭厲公不堪宋求背宋與魯故自武父盟後公與鄭師伐宋與鄭伯會紀戰今又會於曹

無氷

謝湜曰陽氣不歛而温故水不成氷

胡安國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辭曰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陵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淩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胡安國曰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謝湜曰來盟者彼來盟於我也涖盟者我就盟於彼

也語鄭伯母弟史策所載不詳以意逆之葢與齊侯

使弟年同意

胡安國曰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

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

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

也

呂祖謙曰此公孫之子以王父為氏者故杜注云其

後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謝湜曰御廩君親耕以奉粢盛之廩也御廩天禍而災之桓公之行不為神饗可知也嘗秋祭嘗不以秋非時也因災而嘗非孝也桓公不知感時念親以事祖考乃因廩災之變嘗禮興焉悽愴愛敬之心無復見矣春秋書八月書災嘗著其失禮之大也

胡安國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

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程氏學曰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用也宋人為主乎伐鄭而用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也凡

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廼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之國大亂之道也他書以某師者傚此

謝湜曰伐鄭宋為之主其伐鄭假四國之兵而用之故書以以用也古者甲兵其數皆統於王非諸侯所得私用也故兵無妄舉而征伐之權一出於上諸侯私假私用則兵出不復有制矣宋人伐鄭書以罪其私用也此國私用之彼國私為之用其罪一也

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克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衞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春秋集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十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程氏雜說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字與求金求

賻義同蓋命使以須之耳而特書曰求所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

謝湜曰四海之貢賦以供天子故天子有令而無求諸侯各專土地以為已有故求在天子施在諸侯

胡安國曰遣使須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以求利其國大夫必將有以求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以求利其身皇皇焉惟恐不足未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數度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之説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謝湜曰天王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程頤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民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恣行其不肖可知鄭伯突入於櫟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程氏雜説曰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故許叔因鄭亂而竊入於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仲正義於天王或求直於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迺竊入焉則許叔之非亦可知矣因亂竊入故難鄭伯突入於櫟按衛侯入於夷儀不名為其義未絶也惟突奪正而立於其奔故以名之以其於王法當絶則入於櫟書名為可知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

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澄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又曰春秋大居正如鄭昭公亦正矣然失國出奔則直書其名得國復歸則又絕其位厲公入櫟遂與其

爵而不貶何也已雖得正而無君德以居正或暗而不明或柔而不斷或疑忌而不寛則人得取而有之矣是故大居正者道之常春秋之正例也或與或奪者道之中春秋之變例也

吕祖謙曰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因母雖是天下極惡緣其權謀智畧有以掩之故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戕賊其血氣雖

有疾亦自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旣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間内則肅清華夏外則滌蕩羌戎雖有殺兄戮弟閨門大惡亦縁貞觀之盛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弊俱出學者切不可于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雖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謝湜曰祭仲專鄭伯欲去之而難發蕭牆故突出奔

而忽復歸鄭也突之嗣位已五年矣雖以祭仲之難出而國人有歸嚮之心然突進不以正王法所不容故出奔稱爵而復名忽狂狡無常内無君德可以保持外無威權可以自固雖以祭仲之援得歸而國人無君戴之心故復歸稱鄭世子而又名之忽鄭之世嫡也歸國止稱世子則忽已失其君位矣忽正也而國人違之突非正也而國人歸之故突之出奔也稱爵以示其有國稱名以示其當絶忽之復歸也稱世

子以示其當繼稱名以示其失國然則春秋惡突而
咎忽其心於此見矣歸内辭入外辭復歸者言其已
絶於國而復歸復入者言其已絶於國而復入忽稱
歸則以忽失人心已絶於國故也
胡安國曰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
君者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然諸侯失
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
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猒辭也

許叔入於許

謝湜曰叔季弟之稱也故諸侯之弟稱叔季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許叔許莊公弟許不書滅以許叔存故也莊公之奔衛也許已屬鄭矣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許叔以鄭亂復有其國其返國稱入外之也莊公非以罪惡失國也特以大國為之難而已蓋未絶於國人也許叔上伸正義於王下求直於大國復莊公於位而相之以治國人許叔之義也今乃秉鄭

之亂幸君之危而竊有其國與盜而得之者亦奚以異哉故春秋書入而外之也

胡安國曰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廹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辭上告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晝其除宗朝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於許入云者難辭也

公會齊侯於艾

謝湜曰齊襄公始與公會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謝湜曰朝君事下稱朝則上稱邾人牟人葛人三國之君也三國之君稱人貶之也方桓王之崩也當以臣子奔喪王室而乃連轂以朝篡逆惡之大也

胡安國曰三國來朝何以稱人外之也其外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

謝湜曰櫟鄭邑忽雖復歸衆所不保故突入於櫟人心所在則命令隨之命令所在則君道隨之矣故忽雖正雖在内稱世子突雖不正雖在外稱鄭伯人心在突不在忽故也突雖爵以其非正故稱名以世子在内故書入春秋之於突也出奔名之入櫟又名之惡其不正而始終罪之固已至矣然以忽無君道人心歸突故出奔稱鄭伯入櫟稱鄭伯然則突稱鄭伯乃以忽失君道而國人從突也觀春秋前書忽歸後

書突入而聖人所以罪忽而誅突責君道而存世嫡
其旨盡於此矣歸雖順於已絶則稱復歸入雖不順
於其未絶則不稱復入突不稱復入則以人心未絶
於突故也入櫟之後忽被弑不書忽君位已替故也
胡安國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
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
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
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

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於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於袲伐鄭

謝湜曰先會而後伐故書地

胡安國曰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子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簒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於櫟日以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頤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謝湜曰自宋執祭仲鄭國君位失正公子爭國不已

內外兵革不息然則鄭之禍皆宋莊公為之也

胡安國曰春正月會於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

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

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

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嚮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濃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法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頤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胡安國曰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違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程頤曰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謝湜曰惠公即位四歲四出兵前有害兄之逆後有
勞民之暴其失國出奔也其罪已在所絕故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
謝湜曰左氏謂平齊紀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
謝湜曰穀丘之盟口血未乾二國戰於宋黃之盟口
血未乾二國戰於奚然則信苟不足雖盟無益戰稱

及戰由我起故也主戰者公也不書公諱之也齊背盟與師不道已明故不書侵伐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

程氏雜說曰蔡季自陳歸於蔡宋華元自晉歸於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於陳之類凡書所自之國者彼國有奉焉而此因其力以濟之也均為有罪矣如蔡季以桓侯之卒國人欲立之雖非王命假之力以歸蓋與他歸者異矣故特書字以別焉

謝湜曰凡歸入書所自以見彼國出力為之助也其事善則同其善其事惡則同其惡其不稟王命其罪一也蔡季蔡桓侯弟桓侯之卒也國無世嗣蔡人欲得季以主社稷由是蔡季因陳力以返其國其返國稱歸内之也季之歸也内得國人之心為之導外得陳人之力為之援且又上知請命於王非若許叔背其君而入於許也非若齊小白以爭奪入於齊也非若齊陽生以背逆入於齊也非若鄭伯突以奪正入

於櫟也可謂得安國家定社稷之義矣故春秋稱歸而内之也歸者順入者逆由許叔稱入蔡季稱歸觀之則春秋惡逆與順之心見矣

胡安國曰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旣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擕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謝湜曰諸侯葬皆稱公本國臣子私謚而尊之也蔡侯爵封人之卒蔡季請謚於王故春秋因其本爵謚禮諸侯善其復正也然則諸侯稱公私謚也蔡桓公稱侯公謚也私謚稱公公謚稱侯舉一公謚而臣子追尊之失見矣觀蔡季請謚於王則季之返國蓋有請命之心焉此春秋所以善之也

胡安國曰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

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奚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矣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也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草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

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歿而繫諡爲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爲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朱熹曰書蔡桓侯只是文誤

及宋人衛人伐邾

謝湜曰二月盟八月伐桓不信如此何以治人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胡安國曰是年桓王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於平州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歿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

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
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得
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程氏學曰公以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卻有意
蓋言及則主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謝湜曰濼之會夫人姜氏在焉醜之故獨稱公公之

始謀會於濼而已既而夫人又欲至齊公又從之而不能禁止也與者彼欲行而我從之也遂者彼欲行而我弗能制也春秋書與書遂罪其懦弱也觀敝笱之刺則桓公不能御文姜可知矣女子以幽靜為德正位於內而已故女子預外事則專修外禮則敎馴致其欲必為大患文姜之弗率婦行也既與之出會於濼又與之出適於齊人君正家之道掃地盡矣女子一失防閑其亂有如此者然則閨門衽席之間可

不慎哉

胡安國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

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

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

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

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秉御為才

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

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

胡安國曰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於齊豈不没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朱熹語録或問魯君弑而書薨如何曰如晉史書趙盾弑其君齊史書崔杼弑其君魯却不然蓋恐是周

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

其一事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謝湜曰公薨齊襄害之也書薨諱也書地以見齊惡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逆行背天逆愚害廟

兵草歲興會盟數起閨闥侈縱而弗知禁鄰國凶暴

而弗知察災興御廪而弗知省謫見上天而弗知懼

棄身他國而弗知戒此桓公所以取齊之禍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謝湜曰賊在異國力不能討非臣子之罪也故書葬周衰諸侯不敬王室久矣獨桓公書月不書王者桓之行非特不敬王室也敗人倫滅天理王道於此絶矣故桓不書王者十四年雖然王者奉天所為而逹之人也王之道天之理也天理未甞絶於人心則王道未甞絶於天下故十年十八年復書王十年數之終年也十八年桓之終年也二年書王所以存王法

十年十八年書王所以明王道然則王道非絕也所以絕於桓公者桓公自絕於王也故董子曰周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穀梁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讐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於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春秋集義卷十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胡騰蛟